

陳誠《家書》史料價值之分析 以江西剿共時期為例（1931-1934）

何智霖*

壹、前言

1931年1月，經由蔣中正先生與宋美齡女士的撮合，成就了陳誠與夫人譚祥女士（以下簡稱夫人）這一段美滿的姻緣，也促成《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以下簡稱《家書》）的誕生。《家書》收錄陳誠致夫人函電655封，附錄則收錄陳誠與夫人示後輩函，分別為致長女陳幸、余傳韜夫婦函37封，致次女陳平函22封，致三子陳履碕函27封。時間起自1931年，迄於1964年，跨越了國共戰爭、抗日戰爭、建設臺灣三個時期。這些家書往往是陳誠於兵馬倥傯或政務繁忙之際，利用短暫的時間所寫，除了家族歷史外，有豐富的軍事、政治、外交史料。以陳誠長期襄贊蔣中正處理軍國大事的重要性來說，無疑的這些家書實具有高度的史料價值。

陳誠致夫人書信原由夫人親自保管，1980年代初夫人自覺年歲漸長，始交由陳幸、余傳韜夫婦代管，也因此家書並未隨《陳誠副總統檔案》（以下簡稱《陳檔》）於2004年移送國史館。2005年，余傳韜於公餘之暇檢視這批資料，深感其不僅僅是家族歷史而已，更有陳誠處理軍國大事的原始史料，以及陳誠深予同情而力求改善的廣大民眾艱苦生活的史料。因而與國史館張炎憲館長共同商議長期保存之

*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辦法，最後決定仍由國史館繼《陳誠先生回憶錄》之後，賡續出版《陳誠先生書信集》，分別為家書、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與友人書三種。

《家書》收錄陳誠致夫人書信655封，惟江西剿共時期因與夫人多別離，短短四年即寫了365封家書，佔全部家書的一半以上，可說是另類的日記。本文即以此一時期之家書為本，分別從與《陳檔》相關資料互參以彰顯其史料價值、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相關資料互參以重構史實緣由、與多種資料互參以還原史實真相等三個子題來分析其史料價值。

貳、與《陳檔》相關資料互參以彰顯其史料價值

《陳檔》種類繁多，外界最熟悉者即《石叟叢書》。¹此處擬藉「何應欽的胸襟」與「羅卓英的調職」兩例，說明《家書》與回憶錄、〈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史料價值之差別。

.....

1 《石叟叢書》共分文電、言論、專著、計畫、傳記、語錄、雜著、附存等八大門，各門內容大要如下：(1)文電門：又分凡上呈蔣中正總統之函電及上呈蔣總統以外之函電手令兩種，共473件。(2)言論門：收錄陳誠歷年講詞共989篇。(3)專著門：收錄陳誠所撰「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抗戰方略」、「總裁革命之理論與實際」、「法令不能推行之研究」，及「臺灣土地改革紀要」等專書五種。(4)計畫門：收錄「國防建設計劃」、「新湖北建設計劃大綱」、「國家建設計劃大綱」、「大武漢市建設計劃大綱」，及「軍事委員會陸軍整理計劃」、「軍事委員會抗戰軍人及其家屬無卹救助計劃」等六種。(5)傳記門：收錄陳誠回憶錄「北伐—從軍回憶之一」、「平亂—從軍回憶之二」、「抗戰—從軍回憶之三」、「剿匪—從軍回憶之四」，「我與湖北—從政回憶之一」、「臺政一年—從政回憶之二」、「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從政回憶之三」，及「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等八種。(6)語錄門：收錄「湖北省政府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摘抄」、「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摘抄」、「行政院院會院長指示摘抄」、「革命實踐研究院聯戰班各期組座談會主任指示摘抄」，及「客座談話」、「隨感錄」等六種。(7)雜著門：收錄陳誠所撰「書告」20篇、「論著」15篇，及「雜文」25篇。(8)附存門：收錄「總裁手翰影存」、「石叟手稿影存」、「友聲集」、「輿情集」，及「各方建議」等五種。

一、何應欽的胸襟

1932年8月，陳誠率第11、14師增援在江西樂安遭共軍襲擊之孫連仲部高樹勛師。9月回防時，途經永豐第59師張英駐地，因該師紀律廢弛，吸食鴉片，加以先前曾奉蔣中正密令，待機解決該部，此時遂將59師包圍繳械。²此一行動，因事屬機密，未預先呈報。9月11日，張英請示時任軍政部長兼南昌行營主任之何應欽，何復電安慰，謂不致出此。沒想到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何應欽意料之外，何因此非常憤怒，並決心辭職。陳誠於回憶錄中說道：

二十一年九月，我做了一件極為遺憾的事，就是我把張英的部隊給解決了。……雖然我做此事也是有所秉承，但不願使何兼主任對委員長有所誤會，祇有引咎請罪。……後雖經過許多周折，卒使此一誤會渙然冰釋，但我在事隔三十年後的今日想來猶感遺憾萬分。茲特錄當時辦理此事有關文電數通於後，一以表示我對委員長愛護的感激，一以表彰何兼主任的大度，並以誌吾之短。³

回憶錄中指出，何應欽對整編張英師，胸懷大度，終使此一誤會冰釋。實際情形果真如此嗎？《家書》對此則有完全相反的記載：

何先生對於我此次解決張英部，終不免有介於懷。如此小量，殊可笑。

又說：

此時因解決張師，手續未清。且何先生因此事稍有介懷而赴京，如我即行離開部隊，恐更引起誤會。……最感痛苦者即何

² 宋瑞珂：〈陳誠及其軍事集團的興起和沒落〉，《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8冊第81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12月），頁16；《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臺北：國史館，民國95年7月），民國21年9月14日，頁174。

³ 《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北：國史館，民國94年8月），〈剿共〉，頁60。

之對蔣有不諒解（對張師）。而何私心重，度量小，不能以團體大局之前途為慮，徒爭個人之意氣，殊為可惜耳。⁴

回憶錄是陳誠晚年口述，由其秘書整理而成；《家書》則是陳誠與夫人相隔兩地時所留下的原始文件。由回憶錄和《家書》對何應欽胸襟的記載可知，何者之史料價值較高。之所以會有此一差別，正如陳誠所說，年輕時遇事敢作敢為，年紀大了則世故多了，⁵也因此回憶錄的用字遣詞也就比較圓融一些，相對的史料價值也就不如屬於原始文件的《家書》。

二、羅卓英的調職

羅卓英係陳誠軍事生涯的重要幹部，1932年12月，陳誠所屬第18軍因編制過於龐大（下轄5師，即第11、14、43、52、59師），奉准改編成兩個軍，1933年1月，第5軍成立，以羅卓英為軍長，轄第52、59兩師，2月卻遭遇共軍埋伏，第52、59兩師傷亡慘重。6月羅卓英回任第18軍副軍長，第5軍軍長改由薛岳出任。〈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對此一史實有如下的記載：

先生（陳誠）為薛岳就任第五軍軍長行佈達式。先是，薛岳奉派來軍服務，而無適當職務，即將離去。原任第五軍軍長羅卓英，自願以此位相讓，而自屈就十八軍副軍長。至是，始奉批准。薛善將兵，其後屢建奇功，實以此為起點。而羅能避位讓賢，公而忘私，尤有足多者。⁶

《家書》則有不同的記載：

伯陵（薛岳）已發表第五軍軍長，我仍兼十八軍，尤青

4 《家書》（上），民國21年9月15日、17日，頁175。

5 《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剿共〉，頁64。

6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民國94年6月），〈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221。

（羅卓英）調十八軍副軍長。我再三請求以尤青仍任軍長，蔣（中正）先生不答應，殊無法。現尤青再三請病假，其原因固然有病，實則此次受激刺太深，亦有幾分關係。上面不近人情之事，實有令人灰心之處也。⁷

〈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是陳誠秘書參考相關文件整理而成之編年體大事紀，對於羅卓英回任第18軍副軍長一職，後半段之記載：「薛善將兵，其後屢建奇功，實以此為起點。」基本上是符合史實的。薛岳原屬第4軍張發奎部，幾度反抗中央失敗後，此時由陳誠收編，第5次圍剿及抗戰時期之三次長沙會戰，表現極為傑出。至於前半段所謂羅卓英「自願以此位相讓，而自屈就十八軍副軍長」，參考《家書》之記載後，史實之真相也就不辯自明。

參、與《蔣檔》相關資料互參以重構史實緣由

蔣中正與陳誠均係民國史上重要人物，雙方也都保留大量的原始檔案。透過雙方保留的檔案來互相比對，史實的來龍去脈得以重新建構。茲試以「陳誠營救鄧演達之理由」為例，說明如下。

鄧演達，字擇生，係陳誠所敬重之中國國民黨左派領導人。1927年武漢政府解體後，鄧演達仍時有不利於南京中央政府之活動，1931年8月17日，鄧及其同黨15人，被捕於上海公共租界，交軍政部軍法司審判。

一般史籍對陳誠之極力營救鄧演達，主要皆從北伐以前鄧演達為陳誠之長官，及陳誠較同情第三黨立場加以著墨。⁸至於其真正之理由則因缺乏原始檔案佐證，而毫無所悉。

7 《家書》（上），民國22年5月28日，頁216。

8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頁58-62；王學慶、趙洪昌：《蔣介石與陳誠》（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6月），頁89-95。

其實當陳誠得知鄧演達被捕訊息後，隨即於8月23日電請蔣中正，請為國惜才，從寬處理。12月中旬獲知鄧被判處死刑後，仍於19日電蔣營救之云：

八月間擇生被逮，曾奉梗（23日）亥電請為國惜才，貸其一死，當即蒙覆迴（24日）參電，准從寬大辦理在案。頃據確訊，擇生兄經軍法司判處死刑。人亡國瘁，痛澈肺腑，猥以微賤，久承噓植，而今公不能報國，私不能拯友，淚眼河山，瑩瑩在疚。江西匪亂猶熾，自寧都陷後，益形猖獗，請飭朱主任（培德）速蒞江右主持。職決即日離職赴京待罪。急不擇言，伏乞睿察，並候示遵。⁹

次日，又再電蔣中正，為革命前途，請貸鄧一死云：

皓（19日）戌電奉悉。擇生事，蒙以不可為私情而忘公義切責，敢不凜遵。惟職之出此，全為革命前途著想，非盡為友誼。職久承噓植，論私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鈞座。而職追隨鈞座革命數年，無時不勉為一士之諤諤，殊未敢絲毫上干以私，久隸帡幪，當承眷察。而於擇生處死，獨斤斤以為不可，妄附古諍臣之末者，蓋一為國家惜才，二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鈞座繼先總理之寬大也。萬祈俯賜採納，貸擇生一死，則職有生之日，即報答鈞座之年，不勝迫切待命之至。¹⁰

直到12月20日深夜，陳誠接獲蔣中正的復電，始知事情已無法挽回；這也就是鄧演達早已於11月29日被秘密殺害，¹¹陳誠仍於12月19、20日兩次致電蔣，希望能赦免鄧的原因。

《家書》對鄧演達被捕後，陳誠內心的起伏有更詳細的記載，8月31日云：

鄧擇生兄係我的好朋友，亦總座所素知。此次聞擇生兄被

9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301。

10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302。

11 〈鄧演達傳略〉，《鄧演達》（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2月），頁4。

捕，心甚不安。每憶我與擇生，雖因各人主張不同，各行其是，而私人情感實未因此而稍減。前日電總司令，請為國惜才，從寬擬處。因總司令對擇生兄，不但是政敵，且私人情感亦極惡劣，實擇生兄過去有過分之處。此次被捕定禍多吉少。¹²

9月10日云：

我此次來前方所感不安者，即閱報載鄧擇生兄經中央常會決議嚴懲，將組織軍事會審嚴加審判之消息。……如報紙所載果確，我實無以慰故人，且連年目睹諸同志之互相仇殺，此心痛苦不可言宣。¹³

12月19日云：

擇生兄被判死刑，……自顧公既負國，私莫拯友，側身回望，萬象增哀，……現在賣國自榮及棄職辱國者，均逍遙自在。獨擇生兄抱憾以死，為革命而死，死何足惜。惟現舉國激昂，勢成橫決，再使種惡因，益難收拾，此不能不為黨國前途慮耳。¹⁴

20日云：

接蔣先生復電，擇生兄必無挽救希望，並責我不能因私害公，因友忘黨，有負職責。¹⁵

22日云：

擇生兄為革命而死，為中華民族而死，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復何憾？惟壯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為革命前途、中華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先總理孫中山先生主張言論自由，而擇生兄死於言論攻擊政府之黑暗。然則言論實為死由矣，豈非先總理民權史之大污點乎。嗚呼死者已矣，每以今

12 《家書》（上），民國20年8月31日，頁65。

13 《家書》（上），民國20年9月10日，頁67。

14 《家書》（上），民國20年12月19日，頁127。

15 《家書》（上），民國20年12月20日，頁128。

後不言革命則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總理之主義，而僅掛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實，我敢其不會成功也。……邇者國仇友恨，傷感交集，神志昏亂，飲泣終生（日），實無勇氣於他也。¹⁶

從蔣中正與陳誠往來的函電中，可以清楚的知道陳之所以要請蔣寬大處理，主要在為國惜才、為革命者知所自勉，以及希望蔣能繼承孫中山寬闊的胸襟。蔣則要求陳不可「因私害公，因友忘黨，有負職責」。《家書》中陳誠更明白地指出，他力主從寬處理的理由是，孫中山主張言論自由，而鄧演達竟死於言論攻擊政府之黑暗，豈不是孫中山民權史上的一大污點。無可諱言，鄧演達被殺害對陳誠是一大打擊，他以「國仇友恨，傷感交集，神志昏亂，飲泣終日」，來表明他的心跡。



●1931年9月18日日軍佔我東北瀋陽，12月19日摯友鄧演達先生被判死刑，22日為陳誠先生與譚祥女士訂婚七週月，先生在江西吉安書云：「今天是我倆訂婚的七週月紀念，國仇友恨，豈堪回首。」

肆、與多種資料互參以還原史實真相

《家書》既然是較有價值的原始史料，如果能透過多種檔案來互相比對，史實真相或許可以因此而水落石出，也可以糾謬一些相關史

¹⁶ 《家書》（上），民國20年12月22日，頁129。

料之錯誤。茲試以「第四次圍剿失利所引發的陳誠請辭風波」為例，說明如下。

1933年2月11日，陳誠奉命為贛粵閩邊區進剿軍中路軍總指揮，擔任第四次圍剿主力部隊之指揮事宜。中路軍原定4月初開始行動，惜因日軍入侵山海關、熱河，華北情勢日趨惡化，乃奉命變更預定計畫，以第11師由宜黃南下，第52、59兩師由樂安東進。¹⁷2月27日，第52師行抵蛟湖，28日第59師進抵霍源，在情報缺乏及輕敵心態下，誤入共軍預設之埋伏陣地，雖有裝備上的優勢，但無法挽救失敗的結局。第52師師長李明陣亡，第59師師長陳時驥被俘，兩師官兵傷亡過半。¹⁸此時第11師為尋求與共軍主力決戰，繼續南下，3月21日進抵東陂，遭到共軍傾巢而出（第1、3、5、7、9軍團）之圍攻，再度失利，全師官兵只剩3千餘人。¹⁹

接連三次失利，讓陳誠辛苦培植的部隊，於短短一個月內幾乎損失了三個師，這不僅對陳誠是一大打擊，更迫使第四次圍剿不得不於4月底中止。此時的陳誠何去何從？大陸出版有關陳誠的資料，都說第四次圍剿失利後，陳誠在撫州（臨川）稍事調整部署，即電蔣中正辭去本兼各職，並請撤銷中路軍總部，不待回電，即回南昌家裡，謝絕賓客。陳不去謁蔣，蔣也不便召陳。南昌行營參謀長賀國光見此情況，很是著急，因蔣陳不見面，將影響前方戰局。他揣摩蔣意，前方指揮非陳莫屬，乃去見夫人譚祥，請她邀陳外出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齡。譚偕陳前往，宋與陳夫婦寒暄不久，蔣即出現，與陳面談，採納陳的建議，要他速回前方主持軍事。這就是所謂的「靠陳夫人擺脫

17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214。

18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2年6月），頁241-250。

19 宋瑞珂：〈陳誠及其軍事集團的興起和沒落〉，《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8冊第81輯，頁18-20；《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頁252-255。

困境再掌兵權」的故事。²⁰茲試從蔣陳往來函電及蔣陳行止來分析雙方的互動關係。

先就蔣陳往來函電言：蔣中正於3月3日得知第52、59兩師敗戰的消息，即自記云：「驕兵必敗，此其驗矣，可不知所儆惕乎？」又云：「余嘗以是戒辭修，辭修其猶未喻此意耶！」²¹翌日，急電陳誠轉各軍師旅團營連排官兵云：「中正接誦噩耗，悲憤填膺。」並勗勉奮勇復仇。²²6日再電陳誠云：「此次挫失，慘淒異常，實為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除告知在外患日益嚴重時，剿共失利對蔣而言是一大打擊外，並正式賦予剿共責任及力戒驕怯：「此後剿赤責任由弟負之，俾中得專力對外。所望從此戒慎恐懼，常保長勝軍旅之事。」²³10日，陳回電剿共絕不能因稍有挫折而有所顧忌。²⁴不意21日第11師再遭挫敗；26日，陳電蔣為剿共接連失利自請嚴處。²⁵4月1日，蔣電陳詳讀孫子兵法重振士氣：「近日戰況處處陷於被動，弟必煩悶愁慮。望詳讀孫子，尤須注意其地形篇，……庶可挽回墜勢，而振士氣也。」²⁶翌日，陳回電部隊雖受挫，士氣仍屬可恃。²⁷5月3日，陳電蔣云：「職此次喪師辱職，深愧有負鈞座，並累部屬，現督辦（劉峙）來贛，負責有人，職以待罪之身，不宜久戀，請即

20 宋瑞珂：〈陳誠及其軍事集團的興起和沒落〉，《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8冊第81輯，頁21；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78-79；方知今：〈陳誠大傳〉（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1月），頁153-165。

2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9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11月），頁38。

22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頁390。

23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263。

24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311。

25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311-312。

26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313。

27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312。

開去總指揮及准辭軍長職。」²⁸4日，陳再電蔣，以生性狂直及部隊縮編等四項理由，懇請准予辭職。²⁹此時南昌行營正擬調整贛粵閩邊區進剿軍中路軍之部署，另外成立北路軍總司令部，13日，蔣以「元戎參一」電告知陳誠，陳於16日回電，「尊即取消中路軍總指揮部」，並「懇准辭本兼各職」。³⁰17日，蔣再電陳告以北路軍總司令部未組織前中路軍總指揮部仍應暫留。20日，陳誠從前線赴南昌出席蔣親自主持的剿共會報，蔣察覺陳「態度神經，極不安定，甚以為憂」。³¹翌日，蔣電陳儘速回防：「計劃據點與修路，以及部隊之調動與整理，待略有頭緒，再可准假一二星期，休養精神；……望多讀古人修養鍛鍊之書，俾精神能得安定也。」³²24日，陳回電云：

「元戎參一及銑電並手諭篠申參三電均謹奉悉。中路總指揮部，自奉元戎參一電當即遵令取消，轉所屬知照，並呈報在案。茲奉令不必取消，並不准辭職，自應竭其駑鈍，不容輕易卸責。」³³

從前述蔣陳往來函電可知，5月3日以前，陳誠面對剿共接連失利的噩耗，一方面是自請從嚴處分，另一方面則以「為毀為譽，聽之於人；任勞任怨，無愧我心」來自我勉勵，也就是說，他雖然遭遇連番



●陳誠手書

²⁸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313。

²⁹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313-315。

³⁰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220；〈往來函電〉，頁315。

³¹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0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10月），頁264。

³²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268。

³³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往來函電〉，頁315。

打擊，但他並沒有因此而「灰心」。³⁴然而，5月3日以後，他卻再三的請辭，其中的原因何在？歸納前述電文，大致有三：其一，南昌行營擬組織北路軍總司令部，並撤銷第四次圍剿時成立之贛粵閩邊區進剿軍中路軍總指揮部，陳誠只得遵命撤銷並辭本兼各職。其二，內定的北路軍總司令人選劉峙，已於4月26日先以督辦名義到撫州視察，陳誠只有自請辭職一途。其三，南昌行營擬將陳誠所部由30團縮編成15團，編成三團制之4個師，剩餘的3個團，則撥補各師。按照陳誠的說法，原第11、52、59師均為6團制，此時已因失敗而縮編成25團，如照規定縮編成15團，還須裁去10團，此一作法「似太過不去」；並說如果各部都縮編，他的部隊當然不能例外，問題是各部隊都在擴編，只有他的部隊因剿共失利而被迫縮編。因此他憤憤不平的說：「自問年來對上對下均於心無愧，結果如此，決於改編後即辭職不幹。」³⁵稍後收到蔣的明確指示：中路軍總指揮部不必取消，不准辭職，儘速回防。請辭風波始告結束。

再就蔣陳行止言：蔣中正從3月3日得知敗戰的消息，到6月7日出席在撫州舉行的中路軍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短短的三個月內，曾三度親臨前線。第一次是在4月6日至7日，親臨撫州，先聽取各將領報告，再檢討失敗的原因。³⁶第二次是在5月7日至10日，經撫州，深入崇仁前線視察部隊，並對各級軍官訓話。³⁷第三次即出席6月7日在撫州舉行的中路軍陣亡將士追悼大會，擔任主祭官。³⁸蔣三度親臨前線，誠如陳誠所說其精神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蔣藉由親臨前線，清

34 《家書》（上），民國22年4月28日，頁210-211。

35 《家書》（上），民國22年4月28日，頁212。

36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19冊，頁266-294；《家書》（上），民國22年4月8日，頁208。

37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20冊，頁71-168；《家書》（上），民國22年5月10日，頁212。

38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20冊，頁380。

楚的傳達在安內攘外政策下，剿共工作仍是當務之急，不可因一時失利而裹足不前。³⁹

至於陳誠的行止，這段時間，大部分均奔走於撫州、崇仁前線，調整部署，中間曾兩度短暫返回省城南昌。第一次約在4月29日至5月2日，因接獲所部縮編為15團之訊息，而有3日以後的請辭風波。第二次約在5月19日至23日，主要是出席20日在南昌行營召開之剿共會報，21日蔣電其儘速回防。⁴⁰

從前述分析可知，陳誠請辭並不是在撫州稍事調整部署之後，而是在5月3日以後，因中路軍總部撤銷、新任督辦劉峙到職、部隊縮編等事，讓陳誠拿捏不準蔣是否仍全力支持他擔任剿共軍主力之指揮官，而電請辭去本兼各職。再者，陳誠請辭後返回南昌家裡，應是在5月19日至23日間，這段時間，陳曾出席5月20日蔣親自主持的南昌剿共會報，20、21日蔣陳也有函電互通，可見雙方溝通的管道仍舊順暢。另一方面，21、22日，蔣搭機赴九江牯嶺攬勝，⁴¹即使賀國光有意於此時安排蔣陳在南昌見面也不可得。因此，「靠陳夫人擺脫困境再掌兵權」，應是大陸淪陷後，陳誠舊部於多年之後所作的真實回憶，而撰寫陳誠相關傳記的作者未經查證，即加以引用，遂有此一以訛傳訛的故事。⁴²

39 陳誠於《家書》中曾提及，第90師旅長歐震說：「多少人在一起，不要講話，即知蔣先生是領袖。」聽到向來反對蔣中正的粵軍（第4軍張發奎部）軍官如是說，陳誠有感而發的說：「從前四軍軍官，對於蔣先生感想甚不好，現在大不同了。所以領袖確實是靠自己做的，絕對不是想得到或爭得來的。」《家書》（上），民國22年6月20日，頁225。

40 陳誠兩度返回南昌之確切時間相關史料均無記載，此處係從《家書》、《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20冊及蔣陳往來函電中推敲而得。

41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20冊，頁264-271。

42 此一故事最早應出自陳誠舊部宋瑞珂，見宋著〈陳誠及其軍事集團的興起和沒落〉，《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8冊第81輯，頁21；其後孫宅巍撰寫《蔣介石的寵將陳誠》一書時（1990年）曾訪問宋，宋仍採此說，再後出版的方知今《陳誠大傳》及王學慶、趙洪昌《蔣介石與陳誠》也採用此一說法。

五、結語

本文為分析《家書》之史料價值，先以「何應欽的胸襟」與「羅卓英的調職」為例，說明屬於原始史料之《家書》，遠較屬於事後追憶之回憶錄和再製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要來得有價值。

其次以「陳誠營救鄧演達之理由」為例，指出一般史籍只從北伐以前鄧演達為陳誠之長官及陳誠較同情第三黨立場來加以著墨，然而透過蔣陳往來函電及《家書》等原始檔案，可以清楚的知道，陳誠之所以營救鄧演達，是希望蔣能繼承孫中山寬闊的胸襟，《家書》更直指孫中山主張言論自由，而鄧演達竟死於言論攻擊政府之黑暗，豈不是孫中山民權史上之一大污點。也由此可知，具有私密性質的《家書》，其史料價值又較往來函電更勝一籌。

其三則是以「第四次圍剿失利所引發的陳誠請辭風波」為例，指出從蔣陳往來函電，以及《蔣檔一事略稿本》和《家書》中所記載的蔣陳行止，可以明顯的看出第四次圍剿失利後，蔣陳之間不僅函電時相往來，雙方也維持應有的互動。也就是說，藉由原始檔案的排比分析，足以讓世人了解，所謂的「靠陳夫人擺脫困境再掌兵權」，應屬事後虛構的故事。

總之，《家書》的內容兼具理性與感性，從字裡行間的生活點滴，如詩詞唱和、猜謎、笑話共賞等，不難感受到陳誠與夫人之間質樸雋永的愛情；從陳誠與夫人對子女的教誡與叮嚀中，又透現出人世間芳馥溫馨的親情。時代的浪濤永不停歇的拍擊著歷史的巨輪，《家書》中的人事物，皆已時移境遷。然而，可以肯定的說，《家書》不僅僅是一部家族史料，更是一部研究陳誠及民國史之重要史料，有待研究者持之以恆的挖掘、耙梳與研析。